論語後案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先進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

集解孔曰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集注先進後進猶言前輩後輩野人謂郊外之民君子謂賢士大夫也程子曰先進於禮樂文質得宜今反謂之質樸而以爲野人後進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今反謂之彬彬而以爲君子蓋周末文勝故時人之言如此不自知其過於文也

後案邢疏先進謂先輩仕進之人後進謂後輩仕進之人此申注說作仕先後輩鄭君注以先進後進指學者而言見釋文皇氏義疏本注亦作士先後輩與鄭君說合孔注云後進與禮樂禮與二字誤倒因其誤而鑿說者非也皇疏孔子言

以今人觀古古質而今文文則能隨時之中此爲棄世之君子也質則樸素而違俗是爲當世之野人也皇以野人君子據當世之習尚言皇注得時之中爲隨時合修注氏釋文中丁仲反意亦同也程注本此大同小異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集解】將移風易俗歸之淳素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集注】用之謂用禮樂孔子既述時人之言又自言其如此蓋欲損過以就中也

【後案】皇疏中何指先進爲五帝以上後進爲三王以還卑三王爲五帝老氏家之言也北宋諸儒猶沿其謬至朱子以損過就中言始得之陸稼書曰昔固未嘗儉也以今日習於華者較之覺質之朴矣昔固未嘗拙也以今日習於巧者較之覺昔之拙矣由是羣然一辭指先進爲野人後進爲君子其始不過一二浮薄之輩倡此風氣漸而靡靡者亦復爲之矣其始不過一二少年之士創此議論漸而老成之徒亦其和之矣若此者或恐一人獨異不免戾俗之累而勉強從之工

乍見而驚習久而相忘遂且靡然從之當此之時而無人焉維持挽回日甚一日風俗之弊可勝道哉故夫子甘受野人之譏不敢自附於君子之列雖知積重之勢非一人所能勝而存一綫於禮崩樂壞之時俾天下猶知有文武周公之舊儒者卓然自立爲轉移風俗之人不爲風俗轉移之人即令佞巧浮薄之徒笑爲腐儒何損於我哉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

【集解】鄭曰言弟子從我而厄於陳蔡者皆不及仕進之門而失其所也

【集注】孔子嘗厄於陳蔡之間弟子多從之者此時皆不在門故孔子思之蓋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

【別解】筆解云門謂聖人之門是也古者王宮有門闈之學教王世子及國子見周官師氏諸侯在公宮南之左亦倣天子門闈之學食貨志云春秋出民里胥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塾者門側之堂學記所謂古之教者家有塾里有門塾之學也惟其古之學制如此故以弟子爲門人以同門爲朋以親受業者爲及門夫子以昔之患難相從而追溯之則曰不

及
門

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
路文學子游子夏

【補】弟子因孔子之言記此十人而并目其所長分爲四科
孔子教人各因其材於此可見○程子曰四科乃從夫子於
陳蔡者耳門人之賢者固不止此曾子
傳道而不與焉故知十哲世俗論也
【發明】據陸氏釋文及邢疏鄭君注以此合前章爲一章也皇疏分爲
兩章云此章初無子曰者是記者所書並從孔子印可而錄
在論中也又引王弼曰弟子才不徒十蓋舉其美者以表業
分名其餘則各以所長從四科之品也唐開元時乃據此
立十哲之名以顏子配改之十哲之外曾子有子大賢也宜亞于
尊澹臺子羽漆雕子開顓孫子張南宮子容公冶子長原子
思宓子賤高子羔商子木
曾皙樊遲皆賢之顯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

【[illegible]】孔曰助猶益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己也

【[illegible]】助我若子夏之起予因疑問而有以相長也顏子於聖人之言默識心通無所疑問故夫子云然其辭若有憾焉其實乃深喜之○胡氏曰夫子之於回豈真以助我望之哉聖人之謙德又以深贊顏氏云爾

【[illegible]】孔注說訓解是也經中類此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illegible]】陳曰言閔子騫為人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也

【[illegible]】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

【[illegible]】朱子注者謂閔子積孝人不間其父母昆弟稱孝之言子騫稱字夫子述人言而稱之也康注者謂閔子之孝

化其父母昆弟人無非之者也不猶無也閒非也漢書杜鄴傳孔子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閒也顏注引此經以證後漢書范升傳升奏記王邑言升聞子以人不閒於其父母爲孝臣以下不非其君上爲忠論衡知實篇引此經而申之曰虞舜大聖隱藏骨肉之過宜愈子騫何故使人閒非父弟其義皆同焦里堂云閔子雖遭後母事見藝文類聚孝部太平御覽四百一十三錄此則後母之臨二子之獨納猶父之不能早察皆可閒閔子能感化之使可閒化爲無閒也

疏證又曰昆說文作䍐爾雅作晜今作昆晜昆明也羣而言之也式三案昆同也言同父者也禮喪服經傳與記凡曰昆弟皆指同父者言凡曰兄弟小功以下之親也其大功小功緦服親有從昆弟者曰從父昆弟曰從祖昆弟曰族昆弟別之也爾雅母黨之黨爲兄弟與喪服記引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正同別族之號者與異姓皆三兄弟者正也喪服傳親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喪服緦三月章有從母昆弟云古人於從母加親而服重于舅之子故以昆弟稱之可以見也

仍別言之也猶兄弟姊妹異偁而女兄女弟有通偁之類也戴東原有昆弟兄弟之辨其說未晰而讀者輒歧之因爲之申證其義如此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集解孔曰詩云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讀詩至此三反覆之是其心愼言也

集注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范氏曰言者行之表行者言之實未有易其言而能謹於行者南容欲謹其言如此則必能謹其行矣

別解按孔注三復者讀詩時三反覆之禮衛將軍文子篇云一日三復白圭之玷家[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季康子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

然矣今也則亡 王柏論語通義曰若有季康子問語無對字則此對字疑誤矣

【集註】范氏曰哀公康子問同而對有詳畧者臣之告君不可不盡若康子者必待其能問乃告之此教誨之道也

【考異】皇疏引孫綽曰三不應生而生死死不應死而死曰不幸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以為之椁 椁說文作槨隸變椁槨

【集解】孔曰路淵父也家貧欲請孔子之車賣以作椁

【集註】顏路淵之父名無繇少孔子六歲孔子始教而受學焉椁外棺也請為椁欲賣車以買椁也

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為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

【集解】孔曰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謙辭

【鯉】孔子之子伯魚也先孔子卒言鯉之才雖不及顏淵然已與顏路以父視之則皆子也孔子時已致仕尙從大夫之列言後謙辭○胡氏曰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嘗脫驂以賻之矣今乃不許顏路之請何耶葬可以無椁驂可以脫而復求大夫不可以徒行命車不可以與人而鬻諸市也且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勉强以副其意豈誠心與直道哉或者以爲君子行禮視吾之有無而已夫君子之用財視義之可否豈獨視有無而已哉

【考證】伯魚顏淵之卒其先後以此經爲斷伯魚年五十而卒時孔子年六十九矣見史記及闕里志顏子之卒年三十一或三十二見壽雋也嘗公羊傳於獲麟後遂書顏子子路之卒則顏子之卒必與獲麟及子路卒之時不遠伯魚先顏子卒于時正符許叔重云伯魚未卒經設言卒蓋泥于史記顏子少孔子三十歲之文耳然鄭君已駁許說詳見曲禮不敢與世子同名正義王肅好與鄭君爲難於家語用史記及許氏說不足信也蓋史記少孔子三十歲三當作四或十下有脫字耳聖門通攷及至聖編年世紀俱據顏子少孔子三十八歲狀惺庵取此說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集解]包曰噫痛傷之聲天喪予者若喪己也再言之者痛惜之甚也

[集注]噫傷痛聲悼道無傳若天喪己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

[集解]馬曰慟哀過也

[集注]慟哀過也

[illegible]慟鄭君注變動容貌見釋文

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

[集解]孔曰不自知己之悲哀過也

[集注]哀傷之至不自知也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皇本句末有慟字

[illegible]夫人謂顏淵言其死可惜哭之宜慟非他人之比也○胡氏曰痛惜之至施當其可皆情性之正也

[illegible]夫猶彼也相契有淺深故所哭有慟有不慟情之自然也皇疏引郭象曰人哭亦哭人慟亦慟蓋無情者與物化也郭氏援老莊以釋經耳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

[illegible]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illegible]喪具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故夫子止之

門人厚葬之

[illegible]蓋顏路聽之

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illegible]馬曰言回自有父父意欲聽門人厚葬我不得割止非其厚葬故云爾

【集注】嘆不得如葬鯉之得宜以責門人也

【發明】夫子告孟孫曰死葬之以禮是事父之道宜一於禮於子之死有棺無槨是稱家有無爲葬子之禮當門人之葬顏子助以沐槨亦何不可而此云厚葬必有不止於是者違禮從厚非貴人以德之意觀曾子之易簀與此章之文知聖賢之於禮無一時敢失也

此可以思聖賢之道矣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曰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敢問死上朱子集注本無曰字今从皇邢本原能事鬼據鹽鐵論論鄒篇引經作焉能事鬼神

【集解】陳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也

【集注】問事鬼神蓋求所以奉祭祀之意而死者人之所必有不可不知皆切問也然非誠敬足以事人則必不能事神非原始而知所以生則必不能反終而知所以死蓋幽明始終初無二理但學之有序不可躐等故夫子告之如此○程子

曰晝夜者死生之道也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之道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或言夫子不告子路不知此乃所以深告之也

【發明】易傳曰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知死知鬼神非夫子五十知天命不能及此夫子不苔猶是不語怪神之意北下章類記子路之死一以見知死之難一以見夫子之獨知此也夫子之知鬼神於祭如在諸節及此原

[鄭]註說參之畧可見矣

閔子騫侍側誾誾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樂

【集解】鄭曰樂各盡其性也行行剛強之貌

【集註】行行剛強之貌子樂者樂得英才而教育之

【考證】今本無曰字𨿽皇疏本以上下文參玩之是也皇疏云誾誾中正也侃侃和樂也式三案誾斷之借字閔子𡸁德

行科如不屈於季氏是斷斷守正之貌鹽鐵論諸生誾誾爭鹽鐵彼文亦以誾誾爲持正貌侃侃者衎衎之借字隸釋漢碑唐扶頌衎衎誾誾尼父授魯曷以復加譚語亞用此文丹有子貢才智有餘得勤而樂之象故曰衎衎三國志蜀郤正傳曰侃侃庶政拮季之治也亦言康事康熙之意也韓子文集傑岀碑云事親孝謹侃侃自將其以侃侃爲和樂之義也朱子文集等書以訓子路木子爲剛直有餘誤皆未瑩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集解 孔曰不得以壽終也

集注 尹氏曰子路則有不得其死之理故因以戒之其後子路卒死於衛孔悝之難洪氏曰漢書引此句上有曰字或云上文樂字即曰字之誤

餘論 夫子既云不得其死上文何以云樂注以樂即曰字之誤以漢書敘傳幽通賦注文選幽通賦注及崔子玉座右銘

注攷之業當爲曰注注引洪說漢書下事一注字先篇類記諸弟子之事上章言事人事鬼與厚葬節爲一類言知生知死與此章爲一類以子路之賢而猶未免勝知死所以難也雖然其死也夫子哭之曰噫天祝予矣豈非實者之難遇也邪程子曰子路之死爲孔悝陷於不義欲救之耳蓋輒職不用君父之命而求入立彊盟孔悝孔悝不合從之也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

【集註】鄭曰長府藏名也藏貨財曰府仍因也貫事也因舊事則可也何乃復更改作

【補註】長府藏名藏貨財曰府爲益改作之仍因也貫事也王氏曰改民勞作傷財在於得已則不如仍舊貫之善

【攷證】漢書元帝紀初元元年詔曰惟德淺薄不足以充入舊貫之居舊貫之居舊所習之居也貫習也仍舊貫依舊所習也亦一義注言改作勞民傷財張敬夫云改作藏貨之府有崇利聚斂之意別一義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集解】王曰言必有中善其不欲勞民更改作也

【集注】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惟有德者能之

【餘論】趙鹿泉云夫人不言是反逆語此例見於經者如中庸有弗學孟子故君子有不戰檀弓伯氏不出而圖吾君皆是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

【集解】馬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集注】程子曰言其聲之不和與己不同也家語云子路鼓瑟有北鄙殺伐之聲蓋其氣質剛勇而不足於中和故其發於聲者如此

【餘論】奚爲猶何以也詳見王氏經傳釋詞注所引家語見辯樂篇此王肅襲說苑脩文之詞也

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集解】馬曰升我堂矣未入室耳門人不解謂孔子言爲賤子路故復解之

【集注】門人以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故夫子釋之升堂入室論入道之次第言子路之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特未深入精微之奧耳未可以一時之失而遽忽之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集解】孔曰言俱不得中

【集注】子張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故常過中子夏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故常不及

【後案】中庸言道之不行由智愚道之不明由賢不肖鄭康成解之曰智者自負其不足學也往往行之多謬愚者之心或闇宜乎動輒愆失賢者自信其出於正不出於邪往往執而鮮通不肖者陷溺其心雖覩夫事之宜而畏難迷非與不知等又曰巧與鑿以爲智者躐龐蹟行而不謬矣是以道不行善人不毀遂所見於仁厚忠信爲就知矣是以道不明式三案此經蓋謂即下經所謂堂堂難能亦即中庸所謂賢智之過也卜氏子夏愚不肖過則而失於不及者有所知而未免蔽

所致謹其守而
未能擴其量也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集註】愈
猶勝也

【集註】愈猶已也道以中庸為至賢智之過雖若勝於愚不肖之不及然其失中則一也○尹氏曰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夫過與不及均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聖人之教抑其過引其不及歸於中道而已

【餘論】以過為愈者論其才曰過猶不及者裁之以道也注云愚不肖非可以虞子夏也以愚不肖言則賢智自勝以二賢之過不及言則所得所失均耳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益之　附依說文當作坿

【集解】孔曰周公天子之宰卿士
冉求為季氏宰為之急賦稅也

【集注】周公以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剝其民何以得此有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益其富

【[illegible]】經言季氏富於周公者見魯先公以冢宰之重大啓宇之封而又身享昇平之榮福其富不敢至甚也爲之聚斂而附益者哀公十二年用田賦不能以公就季也經文求也之稱記者無此節下子曰宜移在季氏之上禮大學篇鄭君注引此章文非吾徒也上無子曰二字漢書蘇侯王表注後漢書楊秉傳注引此文皆以爲孔子之言可證也

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集解】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

【集注】非吾徒絕之也小子鳴鼓而攻之使門人聲其罪以責之也聖人之惡黨惡而害民也如此然師嚴而友親故已絕之而猶使門人正之又見其愛人之無已也○范氏曰冉有以政事之才施於季氏故爲不善至於如此由其心術不明

不能反求諸身而以仕爲急故也

柴也愚。

【集解】弟子高柴字子羔愚愚直之愚

【集注】柴孔子弟子姓高字子羔愚者知不足而厚有餘家語記其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避難而行不徑不竇可以見其爲人矣

【考證】集注引家語見弟子行致思二篇藝文類聚將軍文子篇檀弓篇說苑至公篇諸書撮合之

參也魯。

【集解】孔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

【集注】魯鈍也程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又曰曾子之學誠篤而已聖門學者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而卒傳其道乃質魯之

人爾故學以誠實為貴也尹氏曰曾子之才魯故其學也確所以能深造乎道也

【發明】韓子送王塤序曰孟軻師子思子思之學蓋出曾子自孔子沒羣弟子莫不有書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注本之

師也辟

【集解】馬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邪僻文過

【集注】辟便辟也謂習於容止少誠實也

【考證】辟讀若左傳闕西辟之辟偏也以其志過高而流於一偏也馬注以辟為邪辟文過固非盡五帝德篇有以貌取人於師取之之言荀子非十二子曰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此朱子翻辟為便辟之所本式三謂禹行舜趨即便辟言非有習於崇容言便辟者謂便習其盤旋退避之容一而以觀辟戴禮所云或謂恆堂堂寬大之貌或謂為人[illegible]貌取人禮記亦後人所增益者荀子說亦末流之弊尤不可援以注此經也

由也喭

【疏證】鄭曰子路之行失於畋喭

【疏證】喭粗俗也傳偃喭者謂俗論也○楊氏曰四者性之偏語之使知自勵也吳氏曰此章之首脫子曰二字或疑下章子曰當在此章之首而通爲一章

【集解】喭剛猛也皇疏王弼云喭剛猛也是與鄭君義同邢本畋喭作畔諺沿俗改字耳疏云舊注作畋喭字今畋喭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常畋喭失於禮容也是舊本皆說不誤朱子以其同讀粗俗衍子字篇云野哉由也是朱子注所據俗本以一事言之耳段氏尚書撰異曰仲氏子可謂之粗不可謂之俗其有見於必其粗鄙不能淳敦不私如仲氏子而或以爲俗者古聲類引詩昔老成典型之言說文諺傳言也絕無俚俗之意三從口之字義復絕殊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庶說文庶屋下衆也从广炗

共古光字億漢書貨殖傳作意說文知貨篇引經亦作意故下云億貴賤之期又云吾東郭牙曰小人善意又云東郭牙

善意以得國情子貢善意以得貨利今論衡
本意億當出後人改之也辨詳子絶四章
鄭注言回庶幾聖道雖數空匱而樂在其中矣賜不受教命
惟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厲賜也一曰屢猶每也
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善道教數子之庶幾猶不至于知道
者各內有此害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惟回懷道深遠不虛
心不能知道子貢雖無數子之病然亦不知道者雖
不窮理而幸中雖非天命而偶富亦所以不虛心也
皇疏庶近也言回庶幾聖道也屢空數至空匱也不以貧窶動心而
求富故屢至於空匱也言其近道又能安貧也命謂天命貨
殖貨財生殖也億億度也言子貢不如顏子之安貧樂道然
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按子曰子貢之貨殖非若
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
天道則不爲此矣○沈氏曰屢空者簞食瓢飲屢絶而不改
其樂也天下之物豈有可動其中者哉貧富在天而子貢以
貨殖爲心則是不能安受天命矣其言而多中者億而已非
窮理樂天者也夫子嘗曰賜不幸言而中
是使賜多言也聖人之不貴言也如是

【備旨】顏子苟有心求富何至任其屢空朱子注言其不求富是也不求富乃受命也貨殖者發貯鬻財之商賈也馬班范陳西史皆以貨殖爲商賈韓詩外傳曰子貢衞之賈人學于孔子遂爲天下顯士則其初年嘗爲此也古之人如舜則耕稼而陶而漁而賈貨頓耶買殖傳虛也膠鬲則魚鹽也經之所規不在貨殖而在不受命不受命而貨殖爲孚一句言其以智力掠之而意在取富也億則屢中者能適時用而取此賁也論衡實知篇引此而申之曰孚子貢善居積意貴賤之期數得其時故貨殖多富比陶朱注任之言漢師相傳舊說也或曰以億中爲富異于汚下之術矣而猶嫌不受命子曰苟心能受命而不求富雖商賈可也苟心不受命雖屢空而未知道也許平仲教學者以治生爲急介夫曰三代以降井牧之政不修天下之生紛紛上之人任其自貧自富今之士上既未能得祿下又不得爲農工之事老者欲安少者欲懷安得不爲一家計久遠許蔡所言不可不知然理財之事當順其命之自然不可違命以取富矣故君子三畏首畏天命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跡亦不入于室

【集解】孔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集註】善人質美而未學者也程子曰踐迹如言循途守轍善人雖不踐舊迹而自不爲惡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也。踐子曰善人欲仁而未志於學者也欲仁故雖不踐成法亦不蹈於惡有諸己也由不學故無自而入聖人之室也

【餘論】善人志能行善者也不踐迹據孔子固注舊迹有不宜因循者善人不踐也程子所謂不循前人之弊以守之也若張子注是迹當踐而不踐也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集註】論篤者謂口無擇言君子者謂身無鄙行色莊者不惡而嚴以遠小人言此三者皆可以爲善人

【翼註】言但以其言論篤實而與之則未知其爲君子者乎爲色莊者乎言不可以言貌取人也

【餘論】篤厚也與許也言論之篤厚人以是爲可許也君子者言厚而心亦厚也莊妝之假借字飾也言論之可飾猶采色

之可能是以謂之色莊色莊者心不厚而言厚也

子路問聞斯行諸

【釋詁】包曰賑窮救乏之事

【補疏】注事當作類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經同包說舊傳如此

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

【釋詁】孔曰當白父兄不得自專

【補疏】諸父亦父之長者亦兄通言之也陸稼書謂凡事必告父兄非但不敢自專亦不敢自是陸說是也人不可自恃其才能心知其是必進商於先生長者之前庚聆老成練達之謂所聞中之似是而非所行中之先後倫次皆得其詳而後行之也

冉有問聞斯行諸子曰聞斯行之

[illegible]如其辭而決之所聞指合義者也冉有之材能辨所聞之失矣

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問聞斯行諸

子曰聞斯行之赤也惑敢問

[illegible]孔曰惑其問同而荅異

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兼依說文从二秉竹兼隸省作兼俗作蒹

[illegible]鄭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勝尚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illegible]兼人謂勝人也張敬夫曰聞義固當勇為然有父兄在則有不可得而專者苟不稟命而行則反傷於義矣子將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則於所當為不患其不能為矣特患為之之意或過而於所當稟命者有闕耳若冉求之資稟失

之弱不患其不稟命也患其於所當爲者逡巡畏縮而爲之不勇耳聖人一進之一退之所以約之於義理之中而使之無過不及之患也

子畏於匡顏淵後

【集解】孔曰言與孔子相失故在後

【集注】後謂相失在後

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

【集解】包曰言夫子在己無所敢死

【集注】何敢死謂不赴鬥而必死也胡氏曰先王之制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惟其所在則致死焉況顏淵之於孔子恩義兼盡又非他人之爲師弟子者而已即夫子不幸而遇難回必捐生以赴之矣捐生以赴之幸而不死則必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請討以復讎不但已也夫子而在則回何爲而不愛其死以犯匡人之鋒乎

【後案】國語晉語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惟其所在則致死焉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臣敢以私利廢人之道此明說所本也舉解云死當爲先字之誤也上文云顏淵後下文云回何敢先其義自明無死理也此別一說式三案畏威也厄也義見前篇死謂威厄而死也禮檀弓死而不弔者三畏厭溺白虎通曰有不弔三何爲人臣子常懷恐懼深思遠慮志在全身通典載王肅聖證論引鄭君說參檀弓今本鄭君注畏而死謂人以非罪攻己不能有以說之而死之者孔子畏匡德能自全也依白虎通及鄭君說經曰以女爲死慮其因威逼不能全而死也曰子在回何敢死夫子在囘必不以威逼死回亦不敢以威逼死言全身以遠害也呂覽勸學篇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邪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下復引此經所以鑒事師事父之無異也春秋傳叔孫婼之自殺忠矣劉原父曰畏也使婼步閭會顏之風則不以死易生矣是事君者之不可以畏死也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 攷異 [illegible]文臣為恩 釋文曰恩古文臣

集解 孔曰季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得臣此二子故問之

集注 子然季氏子弟自多其家得臣二子故問之

子曰吾以子為異之問曾由與求之問

集解 孔曰謂子問異事耳則此二人之問安足大乎

集注 異非常也曾猶乃也輕二子以抑季然也

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

集解 孔曰言備臣數而已

集注 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具臣謂備臣數而已

[illegible] 以道以必恥二教之道不行一切苟且之法也必行己志不從君欲皆以道者之事也不可道不行也止謂奉身也具臣謂備用之臣可供器使者耳臣有數等以道爲進退大臣也有不忍遽止之心捐身家以救國難忠臣也負其才具

意在建立功名者具臣也志在[illegible][illegible]庸臣也此蓋言二子有

死難不可奪之節忠臣也抑二子以戴季然則曰具臣蓋二

子謂兼具臣

忠臣之品也

曰然則從之者與

【集解】孔曰問爲臣皆當從君所欲邪

【發明】意二子既非大臣則從季氏之所爲而已

【餘論】既非不可則止則不能不爲人之私故季子然云爾孔注當字作將字解

子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

【集解】孔曰二子雖從其主亦不與爲大逆

【集註】言二子雖不足於大臣之道然君臣之義則聞之熟矣弑逆大故必不從之蓋深許二子以死難不可奪之節而又以陰折季氏不臣之心也○尹氏曰季氏專權僭竊二子仕其家而不能正也知其不可而不能止也可謂具臣矣是時

季氏己有無君之心故自多其得人意其可使從己也故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其庶乎二子可見矣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　史記弟子列傳費下有郈字論衡藝增篇作郈宰

【集解】子路爲季氏宰而舉之也

子曰賊夫人之子

【集解】包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爲政所以爲賊害也

【集注】賊害也言子羔質美而未學遽使治民適以害之

【後案】皇疏云學未習熟使其爲政則必乖僻乖僻則爲罪衆所及式三謂役於吏事不復得學是賊其學也爲政乖僻得罪於社稷人民是賊其從也或因此獲罪正非无妄之災是賊其身也賊夫人之子一語可作官箴

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集解】孔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集注】言治民事神皆所以爲學

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集解】孔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己非而不知窮者也

【集註】治民事神固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然後可仕以行其學若初未嘗學而使之卽仕以爲學其不至於慢神而虐民者幾希矣子路之言非其本意但理屈詞窮而取辨於口以禦人耳故夫子不斥其非而特惡其佞也○范氏曰古者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蓋道之本在於脩身而後及于治人其說具於方冊讀而知之然後能行何可以不讀書也子路乃欲使子羔以政爲學失先後本末之序矣不知其過而以口給禦人故夫子惡其佞也

【存疑】注言不與其非故本論衡式三言佞者無義而强辯夫子謂之佞卽斥其非矣王仲任敢訾聖賢者毋爲所欺

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

【集解】孔曰晳曾參父名點

【集註】晳曾參父名點

[illegible]晳字宜從白五經文字曰晳人色白經典相承多作日非日部有晢無晳而晢與晳又異也詩揚且之晳毛傳白晳左傳澤門之晳晳與點對楚公子黑肱鄭公孫黑與曾點皆字子晳各與名反皆白色之義也

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毋吾以也

[illegible]孔曰言我問女女無以吾長故難對也

[illegible]言我雖年少長於女然女勿以我長而難言蓋誘之盡言以觀其志而聖人和氣謙德於此亦可見矣

[illegible]一日長言今日為師長也以鄭晉本作巳見釋文孔注云難對正解巳字經中以巳多互用

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illegible]孔曰女常居云人不知己知有用女者則何以為治乎

[illegible]言女平居則言人不知我如或有人知女則女將何以為用也

【後案】以用也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閒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率皇本作卒）

【集解】率爾先三人對也方義方也包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閒也馬曰哂笑也

【集注】率爾輕遽之貌攝管束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因仍也穀不熟曰饑菜不熟曰饉方向也謂向義也民向義則能親其上死其長矣哂微笑也

【後案】率爾謂所謂不顧望而對也饑饉之別集注本爾雅穀梁襄公二十四年傳二穀不升謂之饑三穀不升謂之饉墨子七患篇一穀不收謂之饉五穀不收謂之饑其說各不同方謂常道也如方即禮文王世子所謂鄉方也哂集注以爲

微笑是也據皇疏齒本曰哂大笑口開則哂見皇以矧哂爲
義是大笑也大戴禮盧注曰哂則齒見笑則矧見正與朱子
注相合哂與
矧各一義也

求爾何如對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爲之比及三年可使
足民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集解】求性謙退言欲得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小國治之而
已也孔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以待君
子謙也

【集註】求爾何如孔子問也下放此方六七十里小國也如猶
或也五六十里則又小矣足富足也俟君子言非己所能冉
有謙退又以子路
見哂故其詞益遜

【疏證】方六七十里五六十里在當時則強國之大邑古制
則幾內卿大夫之采地夫子許其從政何有又云可使爲宰

故以此自任也足民之術朱子於後篇注以制田里薄稅斂
言之先君子嘗呼式三告之曰大學言生衆食寡爲疾用舒
治家以此而家富治國以此而國富使民之家皆如是則足
民之道也又告式三曰用之者舒近解澤言節儉未得其確
試以一家言之宮室衣服之備嫁子娶妻之資一絲可省而
當循夫焉之不可盡追治國者乞役不可須與不可存追欲
立功之心而輕議更張也式三自聆庭訓求之周官理財之
法禮記量入爲出之言無不得合於以知斯道粲然於經訓
之中而外此所言皆岐說也漢書循吏傳所言富民之道曰
躬率儉約勸民農桑畜牧種樹曰開通溝瀆起水門提閼曰
禁止嫁娶送終奢靡務出於儉約曰奏省上林繇治供張及
樂府諸戲及太官園冬種蔥韭之類其術亦如此而止於此
欽班史
之慎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
爲小相焉 焉依說文當作薦

【[illegible]】鄭曰我非自言能也願學爲之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殷頫曰同端元端也衣元端冠章甫諸侯日視朝服也小相謂相君禮者

【[illegible]】公西華志於禮樂之事嫌以君子自居故將其己志而先爲遜辭言未能而願學也宗廟之事謂祭祀諸侯時見曰會衆頫曰同端元端服章甫禮冠相贊君之禮者言小亦謙辭

【[illegible]】據皇疏周禮大服各隨服而來是正朝有數也而時見曰會此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因朝覲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各因其方此時見曰會也又王十二年一巡狩若王有事故則大服諸侯並來京師朝王受於此是殷頫曰同也周禮又有殷頫曰視是諸侯遣使來京師而聘云殷頫曰同殷頫見之言通也皇氏疏解此君義分明鄭君禮注云春朝夏宗受贄於朝受享於廟秋覲冬遇受享於廟將會殷同則爲壇以見諸侯皇疏云王命爲壇於國外與周禮司儀職儀禮覲禮篇皆合復總謂宗廟會同連說會同正廟事之大者失於不詳攷矣如猶或也

同上飾轉語非遜語鄭君注以端章甫爲朝服皇疏用諸侯
日視朝之服服緇布衣素積裳冠委貌此云元端日視朝者
容是周末禮亂故也式三案玉藻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鄭
君注曰朝服冠元端素裳也正義申之曰案王制云周人元
衣而養老注云元衣素裳天子之燕服爲諸侯朝服彼注曰
元衣則此元端也若以素爲裳則是朝服此朝服素裳皆得
謂之元端故論語云端章甫注云端元端諸侯朝服若上士
以元爲裳中士以黃爲裳下士以雜色爲裳天子諸侯以朱
爲裳則皆謂之元端不得名爲朝服也邢疏本之較皇疏爲
明瞭也禮之言元端者甚多此用於宗廟會同之相禮者禮
大夫元冕祭於公服宜元端其會同之州禮亦用元冕而宜
元端也名之曰端者謂裳正幅不殺縫也周官司服注引先
鄭說云衣有襦裳者爲端左傳昭公元年吾與子弁冕端委服
氏生云禮衣端正無殺故曰端衣東服曰凡朝祭之服上衣
下裳幅正裁故冕服曰端冕朝服曰端委裳前三幅後四幅
要辟積無數所謂帷裳者也司服鄭司農注云士之衣袂皆二
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袪尺二寸以此解端又別一
義君王制三公一命卷正義曰鄭之端者以外之服其袂三

尺三寸其袪尺又寸无端則袂二尺二寸袪尺二寸端正也以幅廣二尺二寸袂廣二尺二寸與之正方故云元端也又曰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元端袂二尺二寸故也其大夫以上則皆侈袂袂三尺三寸故也陳氏禮書云深衣之袂圜長衣之袂長餘衣之袂侈則元端之袂端可知矣然皆據鄭君義也服用元端冠則用元冕而此云章甫者章甫本弁爲夏曰牟追周曰委貌而殷曰章甫蓋大夫不服冕者禮宜用委貌之弁而章甫委貌禮無大異服其爲大夫之美稱而委貌亦通以章甫名皇疏爵朝服用委貌不知經言章甫即周委貌對言則異渾言則通也大戴禮武三端冕而受丹書樂記魏文侯端冕而聽古樂此端衣之用於冕也冠禮冠者元端緇布冠既冠易服服元冠元端特牲禮主人冠端元內則子事父母冠緌纓端韠紳此端衣之用於冠也春秋傳劉定公曰吾端委以治民董安于曰臣端委以隨宰人晉侯端委以入武宮晏平仲端委以立虎門與此章端章甫皆端衣之用於弁者也端章甫即傳所謂端委也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舍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　駱史　貺弟

子列傳作蔵鏗亚篇引作
捋段氏懋堂補當作㨫

集解 孔曰思所以對故其音希也鏗爾者投瑟之
聲也舍瑟而作置瑟起對也撰具也爲政之具也

集注 四子侍坐以齒爲序則點當次對以方鼓瑟故孔
子先問求赤而後及點也希間歇也作起也撰具也

攷證 鼓瑟希句鏗爾舍瑟而作句近解以鏗爾爲希非也撰
據釋文鄭君本作僎讀曰詮詮之言善也式三案說文無撰
字與詮字皆訓具廣韵撰譔善言也集解
於經文未為複顚倒必係寫鵠今正之

子曰何傷乎亦各言其志也

集解 孔曰各言
己志於義無傷

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
雩詠而歸 釋文莫本亦作暮按莫字本
以日在茻中爲義作暮者譌

【集解】包曰莫春者季春三月也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我欲得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歸夫子之門也

【集注】莫春和煦之時春服單袷之衣浴盥濯也今上巳祓除是也沂水名在魯城南地志以為有溫泉焉理或然也風乘涼也舞雩祭天禱雨之處有壇墠樹木也詠歌也

【後案】注以莫春為和煦時者據夏正建辰之月非周正建寅之月也五六人六七人皇疏云趣舉其數是也又云冠者五六三十人童子六七四十二人合為孔門升堂七十二人此不可從也論衡明雩篇謂冠者童子雩祭樂人尤非浴集注以為盥濯者朱子以古人上巳祓禊祇是盥濯手足不是解衣而浴祼浴非禮不可為訓也注引上巳祓禊者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祓除如三月上巳修禊之類鄭君注則修禊亦古之禮俗相沿束皙對晉武帝言周公城洛因流水以汎酒束氏以事出周公未必可信然可知周時有之矣筆解讀浴為沿沿傍水遊行也論衡云浴乎沂涉沂水也象

龍之從水中出也此爲腹說注云沂水在魯城南者案水經沂水之大者出泰山書所謂淮沂其乂也又有小沂水三共出尼邱山之沂水流逕魯縣故城南北對稷門稷門一名高門亦曰雩門此經所言者也風乎舞雩集注以風爲乘凉與包氏說合吳斗南據後漢書仲長統傳諷於舞雩之下風作諷與論衡相合斗南駁論說云時寒不得以風乾身然浴非裸浴風非乾身如春風風人之風所謂坐春風者是也詠而歸朱子不言所歌何辭可歌則歌弱景生謂包氏謂歌詠先王之道此一端也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集解】周曰善點之獨知時也

【集注】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闕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卽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

言外覩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
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
矣

【圈外】李安溪中注說云注人欲盡處與句在言表一節意卽
其所居之位三句是言中一節意胸次悠然四句是言外一
節意家東發先生曰三子言爲國之事皆問之正也曾晳之
狂無意於世者也故自言其灑灑之趣非荅問之正也夫子
以行道救世爲心而時不我與方與二三子私相講明於寂
寞之濱乃忽聞曾晳浴沂詠歸之言不覺喟然而歎蓋其所
感者深矣旣荅曾晳之問則力道三子之美夫子豈以忘世
自樂爲賢獨與點而不與三子者哉後世談虛好高之習勝
不原夫子喟歎之本指不詳本章所載之始末單摭與點數
語而張皇之遺落世事指爲道妙可慨也式三宗王介甫云
心至於樂則無餘蘊樂至於眞則無外假點之心何如也其
胸次悠然卽天地之春其衣冠卽虞庭之九官而周上之[illegible]
疇也其詠歌卽堯舜之都俞而孔顏之遜樂也彼其磊落非
其潔身也觀沂非[illegible]樂地也在北宋時介甫之說已如此葉

正副曰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蓋南宋風會之所趨又如此也後儒硏莊列獨得狂士之趣而以兵農禮樂之猷視爲舍己從人之事則學有等于無用者矣不可不思也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集解包曰爲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集注點以子路之志乃所優爲而夫子哂之故請其說夫子蓋許其能特哂其不遜

後案夫子論爲國之道以禮爲重曰能以禮讓爲國於從政乎何有曰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子路率爾之對未洽於禮讓之道以此治國或有動不以禮之弊故哂之以識其失也

惟求則非邦也與安見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

【圈注】曾點以冉求亦欲為國而不見哂故微問之而夫子之答無貶辭蓋亦許之

惟赤則非邦也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講說】孔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也赤亦謙言小相耳孰能為大相者也

【餘論】此亦曾皙問而夫子答也孰能為之大言無能出其右者亦許之之辭○程子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之序如子路冉有公西赤言志如此夫子許之亦以此自是實事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又曰孔子與點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誠異三子者之撰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子路等所見者小子路只為不達為國以禮道理是以哂之若達却便是這氣象也又曰三子皆欲得國而治之故孔子不取曾點狂者也未必能為聖人之事而能知夫子之志故曰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言樂而得其所也孔子之志在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使萬物莫不遂其性曾點知之故孔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又曰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

疏證 據皇疏惟求云云更證我非非笑子路之志也惟赤云云又引赤證我非笑子路之志也皇疏以冉飭係夫子自為答問之言是也夫子言此者所以樂天知命之心與憂民濟世之志用者並行不悖求赤之撰皆可露對欲點知此而勉於實事

也

疏證 又曰經兩言非邦也與蓋言皆國之事也安見非邦之事反詰之辭非諸侯而何言所為相者是諸侯之事也孔注云明皆諸侯之事證經簡而賅後儒處以千乘及六七十五六十俱是諸侯赤云相是相天子亦諸侯也此別一義淩氏禮經釋例卷八箴其謬

受業胡止三校字

論語後案

定海黃式三學

顏淵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

集解馬曰克己約身也孔曰復反也身能反禮則爲仁矣

集注仁者本心之全德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爲仁者所以全其心之德也蓋心之全德莫非天理而亦不能不壞於人欲故爲仁者必有以勝私欲而復於禮則事皆天理而本心之德全於我矣

後案樊遲問仁同智章明智以成仁之道此言禮以成仁之道五德之相爲用猶六律大呂之旋相爲宮也馬注訓克己之爲約身謂約非禮之身以反於禮式三謂克己猶言責自克責也皇疏引范甯說克訓責是也克己復禮克責己之失禮

以復之也後漢書臧洪傳去者克己李注云自責不責人也彼李注必本此經古注語甚明條三國志魏書楊阜傳云克己內訟聖人所記又公孫瓚傳注引袁紹與瓚[illegible]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吳書諸葛恪傳云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諸書所言克己語意正同如此則下言天下歸仁言由己不由人語意一貫楊子法言問神篇勝己之私之謂克是屏克爲勝私非剋己爲私且以克己則責已而去私之學在其中也克己復禮爲仁者一己失體有欺惑天下之心而歎愛利天下之量能於人己相接之交尊貴己之失體以反於禮是爲仁也此經言仁亦不離乎愛言朱子文集克齋記所言爲是注言本心全德串之者謂多虛障且以仁賅四德兼中禮仁相成之旨反有未明式三謂孟子言本心朱子注已明指固有羞惡之心里仁爲美注又言是非之本心矣朱子此注以仁爲全德則所言本心兼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本心矣而朱子仁說言仁者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則此注當指愛利之本心申注者渾言本心援引釋氏言認識未生前本來面目者尤謬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集解 馬曰一日猶見歸況終身乎孔曰行善在己不在人也

集註 歸猶與也又言一日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又言爲仁由己而非他人所能預又見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日日克之不以爲難則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而仁不可勝用矣程子曰非禮處便是私意既是私意如何得仁須是克盡己私皆歸於禮方始是仁又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謝氏曰克己須從性偏難克處克將去

發案 一日爲仁有成之一日也歸依也天下歸仁者爲仁有全量天下所依賴也仁者愛人經云由己不由人者仁之量包於天下仁之本由於己也戴東原曰克己復禮爲仁以己對天下言也禮者至當不易之則凡意見少偏德性未純皆己與天下阻隔之端能克己以還其至當不易之則始不隔於天下然又非取決於天下乃斷之以仁也斷之爲仁實取

決於己不仮決於人故曰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阮雲臺曰
克己卽自己之己解爲私欲則由己不由人反詰辭氣不相
屬矣

顏淵曰請問其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包曰知其必有條目故請問之鄭曰此四
者克己復禮之目王曰敬事斯語必行之也

【集注】目條件也顏淵聞夫子之言則於天理人欲之際已判
然矣故不復有所疑問而直請其條目也非禮者己之私也
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
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閒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事如事事之事請事斯語顏子默識其理又自知其力有以
勝之故直以爲己任而不疑也○程子曰顏子問克己復禮
之目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
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
自警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
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
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
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
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
欽哉訓辭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
同歸愚按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非至明不能察
其幾非至健不能致其決故惟顏子得聞之而凡學者
亦不可以不勉也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發明】動謂貌也問目而云視聽言動舉其要也凡人己之交
畢具於視聽言動矣人能於四者去其非禮不存恣於己不
狀忍於人仁之道也許平仲曰耳目所見與心之所發各以
類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薛氏讀書錄曰語言
動作皆氣也有過處皆足以動志又曰檢察身心祇在視聽
言動又曰讀書須知要祇以顏子四勿心不絕想口不絕誦

守之勿失循之勿違豈有差錯湯潛庵曰學者溺於空虛無當孔門七十子獨顏子最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爲邦兩章而已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

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集解】孔曰爲仁之道莫尚乎敬包曰在邦爲諸侯在家爲卿大夫

【集注】敬以持己恕以及物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內外無怨亦以其效言之使以自考也。程子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唯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或問出門使民之時如此可也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之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有諸中而後見於外觀其出門使民之時其敬如此則前乎此者敬可知矣非因出門使民然後有此敬也愚按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

者殷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甚己之可克矣

【[illegible]】皇疏大賓君臣嘉會也大祭國祭也仁者敬勤使民事如此也邢疏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屬阮雲臺曰孔子惟與顏子仲弓論南面爲邦之道此章大賓大祭指天子而言俯禮凡言大賓皆諸侯朝覲之禮習雅禘大祭也可見非朝覲非禘祫不得稱大賓大祭家邦無怨近解怨指在人言望子以在己悔尤言見遺書

【[illegible]】又曰爲仁尚敬敬該人己而言能敬所以存愛利之心也集注嫌言持已與經書使民相矛盾本程子譏偏之言而沿誤耳

司馬牛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

【[illegible]】孔曰訒難也牛宋人弟子司馬犂

【[illegible]】司馬牛孔子弟子名犂向魋之弟訒忍也難也仁者心存而不放故其言若有所忍而不易發蓋其德之一端也夫

子以牛多言而躁故告之以此使其於此而謹之則所以為仁之方不外是矣

無傷人之心者無傷人之言惟恐有傷人之心者亦惟恐有傷人之言也上章告顏子以視聽言動此轉告以訒言

朱子言德之一端甚也注云牛多言而躁者

史記弟子列傳司馬耕字子牛牛多言而躁

曰其言也訒斯謂之仁已乎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訒乎

孔曰行仁難言仁亦不得不難矣

牛意仁道至大不但如夫子之所言故夫子又告之以此蓋心常存故事不苟事不苟故其言自有不得而易者非強閉之而不出也楊氏曰觀此及下章再問之語牛之易其言可知○程子曰雖為司馬牛多言故及此然聖人之言亦止此為是愚謂牛之為人如此若不告之以其病之所切而泛以為仁之大概語之則以彼之躁必不能深思以去其病而終無自以入德矣故其告之如此蓋聖人之言雖有高下大小之不同然其切於學者之身而皆為入德之要則又初

不異也讀者其致思焉

補躁於言者易啟侮人爲仁者恐人己之交一有侵侮卽害於仁此心常檢束於口用語默之間苟刻易慢之言不敢出也阮雲臺曰爲仁者不敢出言以侵侮人是也孔注言仁不得不難仁字疑衍否則以言辱指言仁失之朱子注云心常存事不苟爲仁之心常存爲仁之事不苟也取可怪者近解甚用孟子求其放心失其本心及存心之言混謂精神內斂此心自存而遂以瞑目靜坐爲存心爲求放心以認本來面目爲認本心異說所由起也不知孟子所謂本心者指身亦弗受之心也所謂求其放心者指上仁人心言之人自有喪利之心而自遺失之遺失之謂放也所謂操則存者指上存乎人者仁義之心也其寡欲章言存心存其所養之心盡心章言存心存其所盡之心也朱子言存心言收心固渾言心體中之者曰心體卽是五常因發而驗其離合的提醒此心之法也若不欲言所存何事果朱子意哉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

【集解】孔曰牛兄桓魋將爲亂牛自宋來學常憂懼故孔子解之

【集注】向魋作亂牛常憂懼故夫子告之以此

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集解】包曰疚病也自省無罪惡無可憂懼

【集注】牛之再問猶前章之意故復告之以此疚病也言由其平日所爲無愧於心故能內省不疚而自無憂懼○晁氏曰不憂不懼由乎德全而無疵故無入而不自得非實有憂懼而強排遣之也

【餘論】行義有自慊之心集義生浩然之氣自作之孽既消而意外之禍可置之度外矣孟子養氣之指本此

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

【集解】鄭曰牛兄桓魋行惡死亡無日我爲無兄弟也

【集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憂其爲亂而將死也

【[illegible]】傷兄弟之不可依託將有禍也

子夏曰商聞之矣

【集注】蓋聞之夫子

死生有命富貴在天

【集注】命稟於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爲而爲非我所能必但當順受而已

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

皆兄弟也皇本作皆爲兄弟也鹽鐵論和親篇引經亦有爲字

【集解】包曰君子疏惡而友賢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也

【集注】既安於命又當脩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閒斷接人以恭而有節文則天下之人皆愛敬之如兄弟

矣蓋子夏欲以寛牛之憂故爲是不得已之辭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廣司馬牛之意意圓而語滯者也唯聖人則無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喪明則以蔽於愛而昧於理是以不能踐其言爾

【發明】此言不必居宋也桓魋旣爲惡畝將夭歿而禍及一家必有無辜而歿者由是將富貴不保宗廟不血食憂之者方思身爲嗣停矣解之以有命在天俾知魋有自作之孽難逃天誅司馬氏或由此而滅或魋歿而司馬氏尙有後雖天量其惡之大小而命之安於天命可以避去異地矣而或嫁禍旅之難復與言人己辨姜之諸耳周燭齋有此說是也胡康侯輕肹先賢之格言周氏辨之矣胡氏又譏子夏忞明事趙鹿泉設四証以辨之矣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集解】鄭曰譖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曰膚受之愬皮膚外語非其內實也無此二者非但爲明其德行高遠人

與能
及

【集注】浸潤如水之浸灌滋潤漸漬而不驟也譖毀人之行也膚受謂肌膚所受利害切身如易所謂剝牀以膚切近災者也愬愬己之冤也毀人者漸漬而不驟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冤者急迫而切身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二者難察而能察之則可見其心之明而不蔽於近矣此亦必因子張之失而告之故其辭繁而不殺以致丁寧之意云○楊氏曰驟而語之與利害不切於身者不行焉有不待明者能之也故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然後謂之明而又謂之遠遠則明之至也書曰視遠惟明

【後案】膚受之愬馬注云皮膚外語是愬之得其淺似者也後漢書張法滕馮度楊列傳論曰膚受之言互及注謂得皮膚之言而受之不知其情核者也又戴馮傳注引經又引注曰謂受人之譖皮膚之不深知其情核者也文選東京賦云末學膚受注膚受謂皮膚之不經於心胸大意皆同馬而語小異拚漢書屢引膚受之愬顏氏於五行志注云膚受謂初入

皮膚以至骨髓也顏氏謂受焉入以狀其愬之淺謂肌膚深入語之刺骨者也顏說近之皇氏疏云膚者人肉皮上之薄𦟝也拙相訴者亦易覺也若巧相訴者亦日日積漸稍進如人膚皮之受塵垢當時不覺久久方穢不辱皇氏疏既啟馬注與鄭君不類此說或本鄭君韓子文集送齊皞下第序孫注曰膚受者如膚受塵垢久之乃見意與皇合朱子注又一說也程氏言明又言遠或因所問言明之遠而著之也

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集注】言倉廩實而武備修然後教化行而民信於我不離叛也

【後案】足食足兵以立政言而食足兵足之成效可知民信之矣以成效言而所以信之之致亦可知下節所謂三者也申朱子注者云足食足兵而後民信本是兩事失之尤可怪者近儒謂春秋時學校之制三代相傳綱常名教亦無人滅去兵食一足而民信自然易易以此申朱子注確矣

後案又曰顧亭林云古之言兵皆指器不指人言謂執兵之人爲兵五經無此語也式三謂春秋經傳多言治兵正指執兵之人但此所言自指兵器耳漢書鼂錯傳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屮木所在此步兵之地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曠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閒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屮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山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據此言步兵地車騎地弓弩地長戟地矛鋋地劍楯地凡地形六兵備亦六周禮說車之五兵戈殳戟酋矛夷矛步卒之五兵無夷矛而有弓矢司馬灋曰弓矢圍殳矛守戈戟助凡五兵長以衛短短以救長此言步卒之五兵而用之之法鼂錯所引爲詳鼂錯又云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亾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兼言精練之法也周制兵器之備領之有司國所公給周官縣師職云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方氏苞據此以兵器計地而出式三案市

車職云毀折入齎於職幣司兵職云及授兵從司馬之灋以頒之及其受兵輸亦如之可見兵是國之所給義見坊記孔疏春秋齊作邱甲穀梁傳云邱甲國之事也左傳言授兵大官言國人受甲言子產授兵登陴皆兵器領於有司之證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必不得已句略逗而去於斯三者連讀爲一句

集注言食足而信孚則無兵而守固矣

後案孟子言制梃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賈子言鉏櫌棘矜不敵於鉤戟長鎩而斬木爲兵揭竿爲旗陳涉以此敵彊秦之鼓今有爲政者於此糧可供給民無叛志豈以矢亡兵鼓爲不足守乎故夫子言不得已而去兵猶可守也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集說】孔曰死者古今常道人皆有之治邦不可失信

【集注】民無食必死然死者人之所必不免無信則雖生而無以自立不若死之爲安故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信於我也○程子曰孔門弟子善問直窮到底如此章者非子貢不能問非聖人不能荅也愚謂以人情而言則兵食足而後吾之信可以孚於民以民德而言則信本人之所固有非兵食所得而先也是以爲政者當身率其民而以死守之不以危急而可棄也

【發明】邃菴書曰去食者如後世加派搜括之事失人心以圖苟全者斷不肯爲式三謂後世加派搜括多非行於必不得已之時大抵苛征厚斂供給喪盡之貧者多耳以聖賢爲之去其無益之供給兵食皆足之勢也今子貢以食信二者發不得兼直是困守孤城糧食已絕以劊殘饑餓之民剔餅藳其經營之術欲全活民生計惟率衆降敵不則將死鼓馭死暨百吏死職士大夫死行列俾斯民亦共安於義命所當然庶於上下相孚之心可期不負夫子故示之以守信而死也

或延一死報國與民共盡其信終始無貳易苦保全生靈寧
眾降斂乎曰信義不敢負所益大矣有益於將亡者張巡許
遠守睢陽而死節韓子謂其以一城捍天下以千百就盡之
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賴以不亡也
有益於既亡後者如王蠋以布衣盡節而齊立襄王鼓厲忠
勇之氣國雖亡而爲存也有益於萬世者身與民共守其信
綱常賴以不墜也荀子謂必要節所以養生此言得之然
則聖賢論事安在爲無益之舉乎以爲無益適亂之所以傲
爭求生也爲道要相斂主後人或以爲五代之
季生民不至肝腦塗地者道有力焉豈其然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 棘漢書人表三國志詩萩宏傳俱作革古通借字詩
匪棘其猶禮器引作革

【集解】鄭曰舊說云棘子成衛大夫
【集注】棘子成衛大夫疾時人文勝故爲此言
【餘論】老子言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棘子成正同此意以
用也爲語助詞下篇亦奚以爲何以伐爲無以爲也皆同此

見王氏經傳釋詞

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舌从干以干犯於口會意

集解 鄭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過言一出駟馬追之不及

集注 言子成之言乃君子之意然言出子舌則駟馬不能追之又惜其失言也

後案 說君子指子成所說之君子夫子之說君子也句略讀駟不及舌一直讀下集注作一揚一抑誤

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鞟猶犬羊之鞟鞟邢本作鞹今从皇本作鞟與說文合也

集解 孔曰皮去毛曰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使文質同者何以別虎豹于犬羊邪

集注 鞟皮去毛者也言文質等耳不可相無若必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無以辨矣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

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祇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發明】禮有以質爲貴有以文爲貴質所以留古樸文所以辨等威也公文存質則尊卑莫辨虎豹犬羊喻言君子小人之名位也注輕皆先賢失之說見質勝文章孔注云今使文質同者衍文字

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集注】稱有若者君臣之辭用謂國用公意蓋欲加賦以足用也

有若對曰盍徹乎

【集解】鄭曰盍何不也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徹徹通也爲天下之通法也

【集注】徹通也均也周制一夫受田百畝而與同溝共井之人通力合作計畝均收大率民得其九公取其一故謂之徹魯自宣公稅畝又逐畝什取其一則爲什而取二矣故有若請但專行徹法欲公節用以厚民也

後案皇邢二疏以畿內用貢而稅有重輕什一爲邦國法又
以諸侯郊外郊內其法不同據攷工記匠人注也匠人注以
畿內亦有貢有助鄉遂及采邑用貢都鄙用助皇邢二疏未
及引此式三總核鄭君之注當云畿內邦國各兼貢助二法
以通之而均之十一而稅是爲徹也詩云雨我公田春秋宣
公十五年初稅畝左傳云穀出不過藉穀梁傳云古者什一
藉而不稅私田稼不善則非吏公田稼不善則非民孟子言
井九百畝中爲公田諸言藉言公田猶借民力以耕公田是
周用助法助本八家同井而先王量地制宜凡不可井者不
立公田之法其取民之制近於夏時之貢小司徒言攷夫屋
旅師言聚野之耡粟屋粟諸言屋者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出
貢者三三相任是謂用貢法助法八家各耕私田百畝各出
其力以耕公田百畝其粟即旅師所謂耡粟貢法不借民力
以耕公田家耕百畝取十畝之粟以爲稅而其出稅以三三
相任即旅師所謂屋粟二法相還均之什一而稅以是爲徹
正與經傳合矣但不得泥分畿內邦國又於畿內分鄉遂及
都鄙於邦國分郊外郊內耳鄭君所據爲畿內鄉遂用貢者
以司馬法及載師言之鄭君誤據司馬法以一成中除去治

稍滄每一甸辨已見前載師云園廛二十而一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惟其漆林之征二十有五詳繹經文皆以園廛而言國廛之稅輕重互異而田稅則定以十一鄭君以園廛爲田稅遂誤指爲畿內貢法孟子云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因當日滕之形勢斟酌爲此非各國之貢助皆以郊內郊外爲分也周之制可畫井者爲助法不可畫井者用貢法助者取諸公田豐儉隨年貢者有司校歲觀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非校數歲之中以爲常貢者耕百畝除十畝之稅而得九十畝之穫助者得百畝之穫而出合耕公田十二畝半之貢力凡耕田百十二畝有畸民之贏縮本自無多當時貢助合行立法以變通之俾無多寡之分所取均是十一如周官鄉大夫國中與野征役復除之分卑賤亦有變通法以均之也蓋徹法本如此後漢書陸康傳曰徹者通也言其法度可通萬世而行也式三謂徹之法上通夏商貢助之法以爲天下之通濟俾萬世可以通行陸康傳鄭君注義皆是也朱子於孟子注既以貢助並行爲徹復以通力合作爲徹朱子謂助則各私己田但合作於公田徹則統九百畝而合作之也非備多以爲非

【附案】又曰邢疏本漢食貨志以公田百畝除去二十畝爲廬舍其說非也詩曰中田有廬穀梁傳曰井田九百公田居一公田爲廬井竈葱韭皆取焉班氏食貨志因之曰八家公田十畝餘二十畝以爲廬舍又曰在埜曰廬在邑曰里趙氏注孟子遂云五畝之宅二畝半在邑二畝半在田許氏說文亦以二畝半爲廛漢儒固有此說詩甫田孔疏已辨其誤季明德則申辨之以爲搬運甚煩飴餉不便制廬之時必割別井二十畝以足百畝之數非先王所以正經界式三禮班趙固誤而穀梁傳之說本自可解可載師以場圃任園地鄭君注曰圃樹果蓏之屬季秋於中爲場賈疏曰田首之界家有二畝半以爲井竈葱韭者故得樹果蓏之屬此注疏據詩及穀梁傳合解之賈言二畝半亦襲班趙之謬其云廬在田首之界者以畫井之地非必方正如圖田皆自有可廬之處也穀梁傳以詩之中田爲公田者一井之中百畝爲公田百畝之外田皆有廬爲羣農憩息之所其地亦名公田班氏公田八十畝廬舍二十畝未必合穀梁之意此經史之文當分觀而得之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集解]孔曰二謂什二而稅

[集注]二即所謂什二也公以有若不喻其意故言此以示加賦之意

[後案]春秋宣公十五年初稅畝杜注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今又履其餘畝復十取其一故哀公曰二吾猶不足遂以爲常故曰初杜氏彼注據論語此文皇邢二疏即本左傳立說皆是也穀梁傳曰初稅畝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畝十取一也後儒據此謂宣公仍是十取其一但因公田之稼不善而擇取私田之善者以證公穀之異於杜說然公羊傳曰稅畝者何履畝而稅也古者十一而藉彼傳言藉以別於稅言什一而藉以見稅爲什一而加之以稅非什一之法故傳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少乎什一大貉小貉穀梁傳曰古者什一藉而不稅兩傳之文明著如此謂非譏宣公之什取其二乎說經當依據經又不可妄生異說類如此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illegible]孔曰

孰誰也

[illegible]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不能獨富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止公之厚斂、爲人上者所宜深念也。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爲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寧憂不足乎、以二猶不足、而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唯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illegible]注言節用言數斂乎、或問言行徹則稅不入三家、皆足國之道也、然注言君民一體、是經之本指也、國以民爲本、民業廢而國用亦耗、論其極府庫有悖出之處、有子勸行徹法絕豪家之侵、佔復浮戶之道以斛曠土無游民以此收人心以此立國本爲百姓者常則築場納稼之餘則獻豣私豵謂堂頭壽而正供困歛公旬必赴不待言矣變則相友相助之

叙出以惠敵其艱猶鍔芟初無後世欺朦之私矣國勢日強外患自息恐索做賦以資敵國者可一切省矣國有九年夫年之蓄而凶荒無憂則臨時補苴之費又省矣民足而國自足有子之爲國用謀者得其本也陸敬輿奏議內兩引此經其一全引此節而申之曰人主財贍本固則邦甯其一引此節而申之曰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勢一體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

【講】孔曰辨別也包曰徙義見義則徙意而從之

【集注】主忠信則本立徙義則日新

【後案】端所能之謂忠履所明之謂信人之行義者不可無忠信矣得其宜之謂義循其事宜之自然而遷就之之謂徙能徙義則不敢自恃忠信執意見以爲義莊矣二者相須所行無弊而有實得於身心則德日崇

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

【集解】包曰愛惡當有常一欲生之一欲死之是心惑也

【集注】愛惡人之常情也然人之生死有命非可得而欲也以愛惡而欲其生死則惑矣既欲其生又欲其死則惑之甚也

【發明】愛則必思拯救之然事至無可奈何祇宜聽之於命人無生路而必欲致之生惑也惡則不足擯絕之然小惡不宜致之死即世有大姦而幸得偷生或由時政未修馴致漏網或由惡貫未盈天命未絕而必欲致之死惑也既欲其生又欲其死以一人之愛惡而前後乖異惑之甚者

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說文祇从氏者訓敬秖从氏者訓地祇凡經傳訓適者皆用地祇之字从氏不从氏唐以後用祇字祇說文緹之或字也宋入用只字

【集解】鄭曰此詩小雅也祇適也言此行誠不可以致富適足以爲異耳取此詩之異義以非之

【集注】此詩小雅我行其野之辭也舊說夫子引之以明欲其生欲其死者不能使之生死如此詩所言不足以致富而適足以

取興也程子曰此錯簡當在第十六篇齊景公有馬千駟之上因此下文亦有齊景公字而誤也○楊氏曰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則非誠善補過不蔽於私者故告之如此

【[illegible]】鄭君詩箋不可據而此注是也詩言此邪之人忽棄舊姻吝嗇乾餱忘其失德吝嗇不能致富適以怪異於人耳經引詩以證生成之限於命猶富不富之限於命而蔽於情者之可怪異也疏家謂引詩斷章不與本義相似讀者遂左錯簡之疑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集注】齊景公名杵臼魯昭公末年孔子適齊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集解】孔曰當是之時陳恆制齊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以此對

【集注】此人道之大經政事之根本也是時景公失政而大夫陳氏厚施於國景公又多內嬖而不立太子其君臣父子之閒皆失其道故夫子告之以此

【發明】孔注言陳恆制齊非也狄惺庵曰孔子至齊在景公三十一年當魯昭公二十五年踰年卽反魯是時陳氏爲武子開字子彊見昭二十六年左傳無宇之子乞之兄也乞卒子代之乃爲陳恆

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皇本吾下有豈字史記世家同釋文本亦有豈字又云一本作焉字太平御覽引經豈作惡

【集解】孔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集注】景公善孔子之言而不能用其後果以繼嗣不定啓陳氏弒君篡國之禍○楊氏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父之所以父子之所以子是必有道矣景公知善夫子之言而不知反求其所以然蓋悅而不繹者齊之所以卒於亂也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釋文魯讀折爲制今從古

【集解】孔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折獄者惟子路可也

【集注】片言半言折斷也子路忠信明決故言出而人信服之不待其辭之畢也

【徐案】皇疏申孔有二義其一以子路能果斷故偏聽一辭而能折獄其一以子路信直而言信情無所隱聽訟者若聽子路之辭則一辭已足不待對驗而後分明依注云偏信則後說是孔意也書明清於單辭孔疏曰單辭一人偏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直己曲彼構辭誣人特難聽也孔子奬子路片言可以折獄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不肯自道己長不肯矣將彼短得其單辭即可斷獄凡人少能然也孔氏彼疏與此皇疏之後說相同獄辭易誣而子路不欺發言之以見其生平之無所誣也歐陽行周曰君子時或妄訟於人未有小人而能自訟者片之爲言偏也偏言一家之詞也偏言雖君子不信之況非君子乎夫子之言蓋非予季路歐陽氏駁皇疏前一說意甚明憭折獄定刑不可輕也其以經爲非予

路之輕決於經之
可字相伐則非也

子路無宿諾

【集解】宿猶豫也子路篤信恐臨時多故故不豫諾

【集注】宿留也猶宿怨之宿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記者因夫子之言而記此以見子路之所以取信於人者由其養之有素也○尹氏曰小邾射以句繹奔魯曰使季路要我吾無盟矣千乘之國不信其盟而信子路之一言其見信於人可知矣一言而折獄者信在言前人自信之故也不留諾所以全其信也

【後案】曰久要不忘豈非豫諾而禮有諾責之訓舊說亦可爲輕言許人者戒也然以集注爲正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集解】包曰猶人與人等
王曰使無訟化之在前

【集注】范氏曰聽訟者治其末塞其流也正其本淸其源則無訟矣○楊氏曰子路片言可以折獄而不知以禮遜為國則未能使民無訟者也故又記孔子之言以見聖人不以聽訟為難而以使民無訟為貴

【後案】楊氏說未必然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集解】王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解倦行之於民必以忠信

【集注】居謂存諸心無倦則始終如一行謂發於事以忠則表裏如一○程子曰子張少仁無誠心愛民則必倦而不盡心故告之以此

【後案】無倦以忠精言之賢者固猶有未盡然未必非因問而箸也王說居於身行於民亦未是李氏安溪曰忠是所居倦是所行今日居之無倦以事存心也行之以忠以心制事也

子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集解 鄭曰弗畔不違道

集注 重出

後案 博文約禮經中重出聖教之諄復也後儒以博文爲支離或又重言理而輕言禮皆失之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小人反是

集注 成者誘掖獎勸以成其事也君子小人所存既有厚薄之殊而其所好又有善惡之異故其用心不同如此

後案 集注兼所存所好言者爲備禮立事篇曰君子己善亦樂人之善也己能亦樂人之能也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集解 鄭曰季康子魯上卿諸臣之帥也

集注 范氏曰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胡氏曰魯自中葉政由大夫家臣效尤據邑背叛不正甚矣故孔子以是告之

欲康子以正自克而敗三家之故惜乎康子之溺於利欲而不能也

【後案】鹽鐵論後刑曰民亂反之政政亂反之身身正而天下定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

【集解】孔曰欲多情慾也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

【集注】言子不貪欲則雖賞民使之爲盜民亦知恥而不竊○胡氏曰季氏竊柄康子奪嫡民之爲盜固其所也盍亦反其本耶孔子以不欲啓之其旨深矣奪嫡事見春秋傳

【後案】欲欲孰也季康子專權竊政所欲在是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集解】孔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皇本高麗本風下草下有也字校勘記云漢書董仲舒傳及說苑政理篇引此文亦並有也字上皇本高麗本作尚釋文本亦作尚云本或作上

【集解】孔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也偃仆也加草以風無不仆者猶民之化於上

【集注】爲政者民所視效何以殺爲欲善則民善矣上一作尚加也偃仆也。尹氏曰殺之爲言豈爲人上之語哉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而況於殺乎

【餘論】偃猶靡也謂隨所向也說苑君道篇曰夫上之化下猶風靡草東風則草靡而西西風則草靡而東又說苑政理篇引此經而申之曰王者尚其德而布其刑霸者刑德並湊強國先刑而後德鹽鐵論疾貪篇曰百姓不治有司之罪也春秋刺譏不及庶人責其率也故古者大夫將臨刑聲色不御刑已當矣猶三巡而嗟嘆之恥其不能以化而傷其不全也

政教闇而不著百姓顛蹶而不扶猶赤子臨井焉聽其入也若此則何以爲民父母故君子急於教緩於刑又刑德篇曰方今律令百有餘篇自吏明習者不知所處而况愚民乎此獄訟所以蕃衆而民犯禁也詩云宜犴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刺刑法繁也故治民之道務篤其教而已又申鑒篇曰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爲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

子張問士何如斯可謂之達矣

集注 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

子曰何哉爾所謂達者

集注 子張務外夫子蓋已知其發問之意故反詰之將以發其病而藥之也

子張對曰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集解】鄭曰言士之所在皆能有名譽

【集注】言名譽著聞也

【後案】達者必有聞有聞則可[illegible]
達治世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固如此

子曰是聞也非達也

【集注】聞與達相似而不同乃誠僞之所以分學者不可不審也故夫子旣明辨之下文又詳言之

【後案】皇疏引繆協曰聞者達之名達者聞之實而有名者衆體實者寡故利名者飾僞敦實者歸眞是以名分於聞而道隔於達也式三謂世治則聞達常相符世亂則欺僞者亦得聲譽而當時傳之以達夫子所欲辨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漢文苑傳引此察作詧

【集解】馬曰常有謙退之志察言語觀顏色知其所欲其志慮常欲以下人也必達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也

[illegible]內主忠信而所行合宜審於接物而卑以自牧皆自修
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己而人信之則所行自無窒
礙矣

[illegible]質直表偽好義無蔽審言包虛心以求天下之善處下
人謙而不矜一己之能或疑如此亦有不達者曰此或積之
不厚耳在邦在家常若長則積之厚矣顏氏家訓曰人足所
履不過數寸而咫尺之途必顛蹶於岸崖拱把之梁每沈溺
於川谷者何哉為其傍無餘地故也君子之立己抑亦如之
至誠之言人未能信至潔之行物或致疑皆由言行聲名無
餘地也若能開方軌之路廣造舟之航則仲由之言
信重於登壇之盟趙熹之降城賢於折衝之將矣

夫聞也者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在邦必聞在家必聞

[illegible]馬曰此言佞人假仁者之色行之則
違安居其偽而不自疑必聞佞人黨多也

[illegible]譬其顏色以取於仁而行實背之又自以為是而無所
忌憚此不務實而專務求名者故虛譽雖隆而實德則病矣

○程子曰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雖淸濁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尹氏曰子張之學病在乎不務實故孔子告之皆篤實之事充乎內而發乎外者也當時門人親受聖人之教而差失有如此者况後世乎

【餘論】色取猶色莊謂外襲其仁厚之狀也居之不疑者彼恐自以爲疑而人不信之也爲此術者亦足以取虛譽世竊易售欺也然無實德以行之事必阻窒而不達也然則邦家必聞亦祇以欺乎庸愚非能逃有識者之鑒矣顏氏家訓曰厚貌深姦干浮華之虛稱非所以得名也又曰人之虛實眞僞在乎心無不見乎迹但察之未熟爾一爲察之所鑒巧僞不如拙誠承之以羞大矣伯石讓卿王莽辭政當於爾時自謂巧密後人書之留傳萬代可爲骨寒毛豎也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

【集註】包曰舞雩之處有壇墠樹木故其下可遊焉

曰敢問崇德修慝辨惑

【集解】孔曰慝惡也修治也治慝爲善

【集註】胡氏曰慝之字從心從匿蓋惡之匿於心者修者治而去之

子曰善哉問

【集註】善其切於爲己

先事後得非崇德與

【集解】孔曰先勞於事然後得報也

【集註】先事後得猶言先難後獲也爲所當爲而不計其功則德日積而不自知矣

【[illegible]】皇疏先事謂先爲勤勞之事也後得謂得祿位勸勞也皇疏說已詳見先難後獲解或謂問崇德問仁之對何以同

曰仁即德也韓子所謂合仁義以言德者是也薛氏瑄讀書錄曰仁義禮智即是性非四者之外別有一理為性也道即是循此性而行非別有一理為道德即是行此道而有得於心非別有一理為德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 春秋繁露仁義法篇引經無作不

集注 專於治己而不責人則己之惡無所匿矣

後案 經言其惡人之惡是慝為人己所同者分謗於僚友援古人之過以解惰是攻人之惡也孟子言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其身正又病諫責願過而爲之辭與此義符

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非惑與

集注 知一朝之忿為甚微而禍及其親為甚大則有以辨惑而懲其忿矣樊遲粗鄙近利故告之以此三者皆所以救其失也。范氏曰先事後得上義而下利也人惟有欲利之心故德不崇惟不自省己過而知人之過故慝不修感物而易

動者與知忿懥其身以及其親禍之甚者也舉之甚者必起
於細微能辨之於早則不至於大禍矣故懲忿所以辨惑也
【補注】惑生於情之蔽昔子張以愛惡言此以忿言皆緣情之
所發也呂伯恭曰忘身及親此事昭然固不難辨惟忿正起
之時最難辨忿而辨之此所謂辨惑也許平仲曰喜怒哀懼
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七者之中惟怒爲[illegible]而又
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
幾無失忿氣熾炎火焚如徒自傷觸冰勿與[illegible]

樊遲問仁子曰愛人問知子曰知人

【集注】愛人仁之施知人知之務

樊遲未達

【集注】曾氏曰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故疑二者之相悖爾

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集解】包曰舉正直之人用之廢置邪枉之人則皆化爲直

【集注】舉直錯枉者知也使枉者直則仁矣如此則二者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爲用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 釋文鄉又作嚮同按嚮正字

【集注】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又未達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

【後案】夫子言能使枉者直知以成仁理昭然矣退見子夏意欲證明其理也凡經言何謂者稱舉其義復請詳事實也

子夏曰富哉言乎

【集解】孔曰富盛也

【集注】歎其所包者廣不止言知

【後案】下言舜湯擧皋之耳故先歎其所言之富

舜有天下選於衆舉臯陶不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集解】孔曰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衆舉臯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

【集注】伊尹湯之相也不仁者遠言人皆化而爲仁不見有不仁者若其遠去爾所謂使枉者直也子夏蓋有以知夫子之兼知仁而言矣○程子曰聖人之語因人而變化雖若有淺近者而其包含無所不盡觀於此章可見矣非若他人之言語近則遺遠語遠則不知近也尹氏曰學者之問也不獨欲聞其說又必欲知其方不獨欲知其方又必欲爲其事如樊遲之問仁知也夫子告之盡矣樊遲未達故又問焉而猶未知其何以爲之也及退而問諸子夏然後有以知之使其未喩則必將復問矣既問於師又辨諸友當時學者之務實也如是

【餘論】不仁者遠舊注以爲退去皇疏蔡謨云孔子若言能舉枉者去則是智也今云能使枉者直是化之也不仁之人感

化惡善去邪故謂遠也式三衆此經言智以成仁其義彰矣聖賢之道德不外五常約言之仁與智之盡者爲聖人孟子書以仁且智爲旣聖是也而孟子言仁義者以義賅智也易言元亨利貞元仁亨禮利義貞信不言智智爲四德之運也成德在仁全仁之德在智孟子所謂始條理者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集解】包曰忠告以是非告之也以善道導之不見從則止必言之或見辱

【集注】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

【發案】不可謂不可告道者也止不與之爲友交或泛交之或絕之也與上篇不可則止下篇不能者止義同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

【集解】孔曰友以文德合也

【[illegible]】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

【從來】經藝之講習者爲文四科所以有文學也以之會友者會有合義有稽義聽合其人詳攷以取之如稽攷諸侯之功過而曰會也人類不齊嚴以經藝之講習而淺深已得過半其人廉廉恥不敢鈔襲雷同竊爲己有也其人求實是不敢循循習傳取說當世也其人惡僻誕不敢搜求怪異以自炫奇也心虛則辭謙不敢删經改傳以就己見心平則氣和不敢鍛鍊深酷以論往事與所疑而知其慎得所徵而知其密語不游移而知其明斷辭必雅馴而知其淵博君子以文會之而得擇友之道欲輔仁者宜先以此

以友輔仁

【串講】孔曰友有相切磋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

【從注】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

【衍詮】砭剌之行藉賢友以箴止之惻隱之端藉賢友以感激之擴欲無害人之心使之充滿洋溢賴賢友以獎勸于不倦也遭顛沛造次之傾使之堅忍操守賴賢友以扶掖於易衰也人無賢友何以成其德哉

受業胡止三校字